

中华历史名人

玄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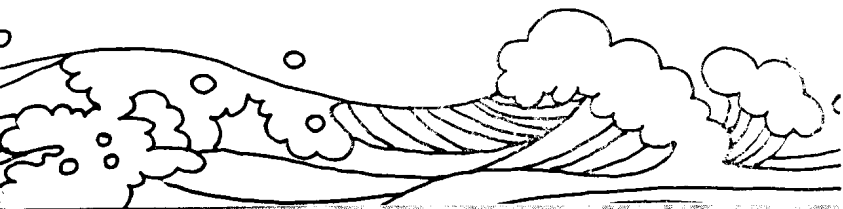
● 吴恩扬

新蕾出版社

中 / 华 / 历 / 史 / 名 / 人

玄奘

新 蕾 出 版 社

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4号

责任编辑 诸有莹

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

玄 奘

吴恩扬



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3.875 插页3 字数55,000

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ISBN 7-5307-1125-3/K·63

定 价：2.85元



编者的话

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，以其勤劳、勇敢闻名于世，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，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堪称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瑰宝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，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，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科技、文化艺术等领域内，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也是永远值得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。

在祖国蒸蒸日上的当今盛世，为了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继承民族的光荣传统，激发年轻一代的爱国热忱，增强其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，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。这套丛书共收录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 100 名，以时间为序，每个人物单独成册，每册五六万字，以传记的形式介

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

绍其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,使广大青少年能够从中汲取营养,塑造与形成中国当代的民族精神,去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。

为这套大型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撰稿的作者,多数是对所写历史名人潜心研究、学有所成的专家、学者。撰稿原则,力求以史实的准确性为第一要素,叙事写人,不演绎,不杜撰,不编造,对人物的评价客观、公允、准确,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,文字尽可能的生动活泼,以增强可读性。本套丛书,无论从选取材料上,还是写法上,都力求有所突破,希望它能成为青少年朋友喜爱的读物。

这套传记丛书,共 100 册。在较短的时间内,一次同时推出,是出于我们的一种紧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它们将以宏伟的规模、完整的队列,引起读者的注意,满足社会的需要。但由于时间仓促,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和专家、学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编委会

1992 年 10 月

吴恩扬

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铸造华夏辉煌未来

特约审稿人：

尚明轩 刘泽华

黄宣民 罗宗强

冯尔康 裴效维

罗宏曾 王 真

顾问 萧 克

主编 顾传菁 李福田

策划 门腾樑 宋子衡

编委会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文秉勋 李知光

李树人 李福田

吴恩扬 张殿英

国荣洲 郑秀桂

顾传菁 耿志远

殷瑞渊 郭占魁



目 录

从小立志做和尚	3
周游全国学佛经	10
踏上西天取经的征途	16
与高昌国王结义	29
从阿耆尼到素叶水城	36
渡阿姆河过大雪山	42
游历北印度	51
巡礼佛教圣迹	62
在那烂陀寺留学	73
曲女城大法会	82
归国途中见闻	92
盛况空前的译经事业	102
一代宗师功业千秋	112



玄奘(600? —664),唐代著名高僧,通称“三藏法师”。他是世界公认的佛教学者、翻译家和旅行家。13岁皈依佛教后,在国内遍访名师。他感到佛教部派林立,所说纷歧,加上译本不全、理解不一,难得定论。便决心到印度(天竺)学习。公元627年(唐太宗贞观元年)8月,从凉州冒死偷越国境,以惊人的毅力,震撼千古的勇敢精神,爬山涉水、过沙漠,入荒原,历经新疆、阿富汗东北境、巴基斯坦北部、克什米尔,进入北印度,到达王舍城。访师求友,博涉经论。

从631年秋起,31岁的玄奘进入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,从戒贤法师学习5年,又周游五印度。于639年再返那烂陀寺主持讲席,并同一些学者展开辩论。

643年,玄奘参加了曲女城佛教学术辩论大

会，荣获“大乘天”的称号，名震五印度。转年(644年)玄奘带着 570 部佛经，7 尊佛像，取道天山南路，启程回国，于 645 年(贞观十九年)初，载誉回到长安。来回总计 17 年，行程 5 万余里。

玄奘回国后，集中精力投入译经和创立宗派的活动。19 年中共译出佛经 74 部，1335 卷，1300 多万字。多用直译，笔法谨严，世称“新译”，在我国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贡献。他所创立的法相宗，弟子 3 千人，盛极一时。

玄奘还著有《大唐西域记》12 卷，详细记述了 138 国的所见所闻，是研究印度、尼泊尔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史地的重要资料，公认为历史地理名著。

由于玄奘的卓越成就和动人事迹，所以我国民间广泛流传着他的故事。

从小立志做和尚

洛州缑(gōu)氏县(今河南偃师缑氏镇)东南边的凤凰谷里有一个小山村叫陈河村。公元600年(隋开皇二十年),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三藏法师玄奘就诞生在这里。

玄奘俗姓陈,名祎(huī),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名。他的先祖是颍川人,到他祖父一代才迁居缑氏县。

玄奘出身于官宦世家。他的高祖陈湛和曾祖陈山都在北魏当太守,祖父陈康在北齐官至礼部侍郎。他的父亲陈惠是个有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,精通儒术,爱好佛学。在隋朝初年,曾做过陈留县和江陵县的县令。因隋朝政局动荡,他辞官回乡隐居。由于他为人正直,不同流合污,在乡里很有名望。州郡地方官一再动员他重返官场,他都借口有病辞谢。

陈祎是这个家庭最小的孩子，排行老四。他小时聪明过人，思维敏捷，善解人意，深受父亲喜爱，对他的教育也就更加用心。

陈祎8岁那年，有一天，父子俩在书房的茶几旁坐着，父亲给他口授《孝经》。头一课讲的是孔子同曾参讲“孝”。当父亲讲到“曾子避席”一句时，解释说：“春秋时代的习俗，在室内常席地而坐，当长辈、老师问话时，晚辈、学生要从座位上起立，站到旁边，双手垂立，以表示尊敬。后来，‘曾子避席’就演变为尊师的典故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小陈祎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整了整衣襟，显得很恭敬。父亲一愣，问：“你为什么站起来？”

陈祎说：“曾子听先生讲话‘避席’，孩儿现在是听父亲教导，怎能安坐不动呢？”

父亲高兴得笑起来，心想：这孩子领悟能力这样强，回答问题又这样得体，看来他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啊。

在父亲的熏陶和悉心指点下，陈祎越来越喜欢读书，而且非常用功。平时，他从不同小朋友交往，也不到街上去玩。有时邻里的孩子在一起欢蹦乱跳，节日里满街锣鼓喧天，小陈祎依然安坐在家读书，简直成了一个“爱古尚贤”的小学者。

陈祎10岁左右，他的父母都相继去世了。这

时，他的二哥陈素已在洛阳净土寺出家，法名长捷。他把这个无依无靠的小兄弟带到身边，教他诵习佛经。当时洛阳有 4 个讲经场所，长捷也带着他聆听讲经说法。陈祎记性好，领会又快，不到年把工夫，就能口诵《维摩》、《法华》等经书。陈祎由此对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，甚至也想像他哥哥那样，出家做和尚，去学习那些深奥的佛理了。

可是，在当时一个人要出家做和尚并不容易。他要经过政府考选合格，还要按寺院规定的程序办手续，接受剃度，然后再由政府发给“度牒”（合法出家者的证明书），成为“沙弥”（“候补和尚”），到满 20 岁或学习若干年后，受“具足戒”，由政府发给“戒牒”（正式和尚的证明书），这才获得和尚的称号，具有加入僧侣团体的资格。

612 年（隋大业八年），隋炀帝派大理寺卿（官名）郑善果到洛阳招收 27 名和尚。消息一传出，就有好几百名对佛学有些研究的青年赶去报名。陈祎闻讯也跑到报名处去想试一试。可惜他年纪只有 13 岁，不在备取之列。陈祎不甘心，就在招生寺院的大门口徘徊，不肯离去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郑善果从大门口经过，他敏锐地发现一个孩子在张望，近前仔细一看，觉得他表现出一种似乎在追求什么又未能如愿的样子，便问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

陈祎说：“我是洛州缑氏陈惠的儿子，我跟哥哥长捷住在净土寺。”

郑善果又问：“你是不是想出家呀？”

陈祎说：“是的。因为我佛学根底浅薄，不在备取之列。”

又问：“你还是个孩子，为什么要出家呢？”

陈祎说：“我想继承如来佛祖的事业，让它在_二中国发扬光大。”

郑善果见他抱负宏伟，对答如流，十分赞赏。又见他气度不凡，便破格录取了。郑善果还跟他的同事说：“一般的诵习经文并不难，难得的是这孩子风骨好呀。我看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佛门的杰出人才。可惜我们年纪都大了，恐怕看不到他成才的那一天了。”

就这样，陈祎正式踏入佛门，接受了剃度，披起了袈裟，并取法名为玄奘。

人们也许会问：为什么那个时代，许多人都信佛？为什么连小孩子都想去做和尚呢？

这要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谈起。

大家知道，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，它的老家在印度。佛教的创始人叫释迦牟尼（释迦是族名，牟尼是圣人的意思），就是“释迦的圣人”。他原先是一位国王的太子，姓乔达摩，名字叫悉达多。

他成道以后称为佛陀，简称为佛。佛陀的意思就是“觉者”或“智者”。他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七——六世纪，与我国的孔子大致同时。

佛教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，即在公元前后百年左右，经由新疆传入中国内地。开始，中国人把佛教看作同传统的神仙、方士一样的宗教迷信，并没有得到发展。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，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，佛教才发展起来，隋唐时代就更加兴盛。当时，全国到处是宏伟的庙宇，壮丽的宝塔，和尚尼姑几十万、上百万。不但普通老百姓信仰佛教，统治阶级信仰佛教，连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信仰佛教。信佛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风气。

那么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首先是社会原因。魏晋南北朝时代，中国处于分裂混战的局面之中，社会很不安定，人民生活痛苦，加上自然、社会给人们带来种种意外的不幸和灾难，就更加痛苦。而佛教说，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的，是一种因果报应，命运的安排，非人力所能解决。但是，不论什么人，只要今生能忍受一切痛苦，诚心修行，精神感情就有所寄托，还能逢凶化吉，来世得到幸福。因此，受尽剥削压迫和惨遭种种不幸的劳动人民，很容易接受这种宗教思想。而统治阶级正好利用它来麻醉人民，维护自己的统治。统治阶级自己也信佛，那

是他们觉得人生无常，难免常人的生老病死等种种不幸，希望死后能进入“极乐世界”里去。

其次是思想理论原因。佛教普遍流行，光靠通俗宣传、拜佛行礼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有佛学理论支持，让高级知识分子也信服，这样，才能让更多的人相信。佛教有一套系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，尽管属于唯心主义，但它蕴藏着极深的智慧。它对人生痛苦原因的洞察，对解脱痛苦以达“涅槃”——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的追求（后世也称僧人逝世为涅槃），对概念的逻辑分析，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。比如说生死观，儒家讲入世，讲积极的人生进取，对死不感兴趣，也说不出什么道理；道家讳言死，讲炼仙丹，求长生不老，白日升天，结果成了骗人的鬼话。而佛教对此却能自圆其说，其中一些思维方法又挺新鲜，这样，就弥补了我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欠缺和思维方法的不足，从而满足了高层次知识分子的需要。

佛教普遍流行还有一层原因，是丰富了中国文化。佛教不单是信仰、理论，还是一种文化综合体，佛教本身包括“五方明”，即五种学问，有“声明”（语言文字学）、“因明”（逻辑学）、“工明”（工程技术、天文历法、建筑、音乐、舞蹈等）、“医明”（医学）、“内明”（佛教哲学理论）。所以，随着佛教的传

入，这许多学术的、文化的、实用的知识，也跟着一起传了进来，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

由于以上种种原因，到隋唐时代佛教开始盛行，寺庙成了与儒家相匹敌的文化重心之一，信佛、做和尚成了社会风气。这样，陈祗一家信佛，哥儿俩先后出家做和尚，就不足为奇了。